

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平濠書卷之六

撫安百姓告示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與當道書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五首今錄十一首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告諭頑民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四乞省葬疏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附

乞恩表揚先德疏

共二十八篇

○○○撫安百姓告示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緝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烟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叅究論以窩藏逆黨同

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告示在城官兵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唯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

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
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
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
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
陷族滅故示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

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

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
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
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
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
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
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
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

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興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
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
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
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
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
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
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
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

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
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
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
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
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
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

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逢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齋投首以憑施行

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
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
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
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
竄有能寄聲父兄弟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
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
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
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

平渡書

卷六

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
流、亡、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廿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
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
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
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
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
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

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
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
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
攻未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
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
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
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
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
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府通判鄒琥知縣傅南
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
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
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
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

欽奉 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
完日繳

○與王晉溪司馬書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

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以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

之間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
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
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
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
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
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
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
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
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

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

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冰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發，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

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餉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旣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

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尤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事，每敢控牒若此。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旣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

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旣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旣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真

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併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

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贛南贛新集起債共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

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
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
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
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
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
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
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
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

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雖三省之務。

尚有牽碍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責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

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

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

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竝賜允從，蕃錫

寵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

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

略，冀收微效，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

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
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
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
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
今天下智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
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
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

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
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
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
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
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
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
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
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
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

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
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
譽眩瞶於前方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掩覆文飾
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
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
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
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
誤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
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

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
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
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源
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
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
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
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
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
一見爲訣生死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

隘詞迫乞冀矜亮。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蔽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媿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

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
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
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
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
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
福尪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
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
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
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奏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

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采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踈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過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旣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

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尚當具啓修謝。

方畧兩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筭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

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

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

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
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
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
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
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
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 旨繼爲申請
又不得達今茲專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
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

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
賊平來說之。自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
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
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
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
事殘破，億極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
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
白。兼賤恙日尪瘠，又以老父憂危致疾之故，神
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

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堊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忍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
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申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頓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

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

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
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雷熿張熾臣以百
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
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
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
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
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
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

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搥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

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組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

勝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怒。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

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隨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

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

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

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竝起

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

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
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
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
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
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
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
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
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
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

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鐘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

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

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

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

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二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

拔樹排闢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齋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楊、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輩。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

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
唯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燭使
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
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
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
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
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
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
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
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
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
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
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
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
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
常制之外人徒見燧突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
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

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瑛、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橋、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

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
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
鄒守益、都御史張鰲、山陽中曾直、評事羅僑、僉
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
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
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
征勦亦以甚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
莫敢一嬰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
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

賞旌權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
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
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
等幸甚

〇〇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

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厲
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
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
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鷓夷皮甚弘
之血纍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
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劔空聞魯陽揮
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

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
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
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
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
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
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
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
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
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

告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九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

奇事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

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

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

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

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

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

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爵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

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
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
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
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
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
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
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
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

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

戴德孺

邀伏截殺

五
九
八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

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

府知府林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
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

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

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

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瑞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

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

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

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

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

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似 袁州

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

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

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

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

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

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

戶劉鏗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

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

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

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

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翱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

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

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

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

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

府贛縣義官蕭庾 南安府上猶縣義

官尹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

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

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

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

黃繡 閒任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

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

中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

頴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

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

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

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璫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

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
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
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
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
二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官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

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一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 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

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疋

驢騾

十三頭 鹿三隻

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

太監張 劄付同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

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

爲無見說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

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

後拏獲之數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

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

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錯私請回師再

照妃媵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
或越分擅爲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
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劄
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叅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
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
示曉諭撫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當
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卽便遵照鈞帖內
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

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
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本職將寧王
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
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準前因
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
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
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贄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

務平賊將軍克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破會城擒宸濠共六日耳
快煞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妙妙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徃徃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

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

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
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
知寧賊已擒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
候京軍請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本院押解賊
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徑過有司
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
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
軍民

○○○告諭軍民

絕妙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又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

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
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
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
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
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
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
各體悉無怨。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唯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

聞優免稅糧論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
息息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
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
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
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
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
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
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
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

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

萬數杳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

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
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
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
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唯懼覆溺之不暇。豈遑
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
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
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
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
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

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蓋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腴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

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
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禮義之士又何如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
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
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
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
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
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
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

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乞 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獨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

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唯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

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唯聞哭聲
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
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
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
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
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
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
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
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無

臣之尤者而畀之俵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
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
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
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
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
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
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
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

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
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
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真隱
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
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
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
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
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

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禪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唯陛下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

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
亦、死、無、所、憾、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欲濟不能，委曲

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
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

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
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
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
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
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
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
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乃備出告

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

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
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
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
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
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
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
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
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
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

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
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
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
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
尚堪腴劑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
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
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
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

平陽書 卷之六
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年
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
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
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
憑咨 奏此繳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

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
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
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
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
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
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 獲馬騾器械等項
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
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
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

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

赴闕下獻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

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
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
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
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
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
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

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

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徃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

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又信一徧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

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
未會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
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
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
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
斃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
爲過然于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
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
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

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特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

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匹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衆數百立蓋粉爾輩如几上肉爾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

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
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
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
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
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
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
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
汝輩自爲之。吾心旣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

三
後無悔

卷之二

三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服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

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
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
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
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
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
爲僭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
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
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
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

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
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
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
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
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
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
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

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
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
歷催儻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
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
於十二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
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
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
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
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

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旣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

卽離散者以臣旣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
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
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
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
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
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
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
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旣無帑藏之儲又

無倉廩可發，所以綴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唯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賄賄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旣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旣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

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
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
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
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
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
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
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
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

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唯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旣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箠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脇新者陸續而至至

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覩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

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
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
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
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
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
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
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論各官追徵毋急
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
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

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語身營閭閻之下
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
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
插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
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
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
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
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
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

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

獨幸免臣竊耻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
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
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
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
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
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
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
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
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

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
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唯情法兩
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
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繫徵收秋糧
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
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
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
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
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
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
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
屬違法本當叅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

經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并貢
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各下糧銀就仰會
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
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
收入已及查報不實未便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
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聞意圖了
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
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繫 國家大
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
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
忍死誓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
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

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疋
瘡，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
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
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
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
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
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
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
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

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

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
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
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
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等暫歸田里一
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
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
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
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

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旣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旣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

未敢便求林退。唯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
毋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
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
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
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額之至。具本又於正德
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鶴齋奏去後。
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
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
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

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
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唯欲望臣
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逝去是
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
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
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
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

急呼吸之間存亡攸繫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

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
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
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
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
罪候命外緣繫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
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卽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差徭一應繁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
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
具議呈奪繳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

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
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
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
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
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
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
延先人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絕聞 命悚慄
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
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耻

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

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
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
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
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
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
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
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
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
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

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

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遠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

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
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
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遠。於。衆。口。之。誹。也。夫。
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
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
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
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
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
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

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

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

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劔刃之闕，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疎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天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

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
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
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
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
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唯
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
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
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
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

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克國破羗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克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覩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

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

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死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

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
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
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
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
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
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
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
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
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

經憂苦之中、非有可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
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
禱之至、

〇〇〇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商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要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

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浴。雖從輕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

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爲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

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攢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

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

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

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克經筵官經筵

講官日講官又選克東宮輔導官東宮

講讀官與修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

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

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

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

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

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職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烏且念臣父繫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

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闕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恥於自陳而

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
詎。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
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究
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瀟等。皆
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
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
實有深於二臣者。唯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
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

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耻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

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耻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于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唯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